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第九冊



馮少墟集

第九冊

卷十三

序

卷十四

說

箴

贊

解

論



馬少虛集卷十三

阮紹文先生捐獻



馮少墟集卷十三

阮紹文先生捐獻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序

濂洛文抄序

夫道一而已矣三代以前以理學為文章故六
 經四子之書為萬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後信理
 學者或天資筆力不能為文章而能文章者或
 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學此理學文章所以分而
 為二也是分而為二者乃能文者不信學之過

豈理學之過哉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
古不知唐人不講學而文章不如漢漢人不講
學而文章又不如秦又不如左國何也六經四
子之書純是理學而文章又非秦漢左國之所
能及又何也此理甚明正坐學者未之講耳宋
儒如濂洛諸子之文無論發理精微直接唐虞
鄒魯之統卽文章筆力亦自卓爾不羣鳳翔張
心虞氏慨世之能文而不信學者衆且併其所
爲文者亦非也因刻濂洛文抄以救之嗚呼學

者賣此而有吾則理學文章幾可合而爲一

爲文者亦非也。因刻瀟洛文抄以救之。嗚呼學
者讀此而有悟。則理學文章庶幾可合而爲一
矣。

明道先生集抄序

二程先生之學得之濂溪而朱文公謂河南程
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何也太極
通書洩千載不傳之秘文公亟贊之豈其不足
于濂溪蓋濂溪精于學而不大講至聚徒講學
大開吾道之門則自二程先生始耳講學創自
孔子至孟子而益盛自孟子沒而佛氏之徒登

壇說法動逾千人而天下靡然向風吾黨之士
反逡巡畏縮而不敢言千餘年間無論黜識者
卽有志者亦茫無所適向使濂溪之後無二先
生之講則濂溪之學孰知之而孰傳之先王之
道亦岌岌乎危矣幸二先生排羣議而挺然獨
任由是佛氏之講始覺漸息吾黨之士始有依
皈而孔孟以來相傳不絕如綫之一脉始有所
藉以復振中興之功比于開創猗歟偉矣故曰
自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

也鳳翔長心震氏雍北賈州賈乃明道先生過

自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

也鳳翔張心虞氏擁北澶州澶乃明道先生過
化之地因刻明道集抄以訓多士頃寄余命弁
一言余因發明先生接孟氏之傳之旨以解古
今之惑若先生之學如識仁如定性如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如以佛氏為正路之秦蕪聖
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之類雖聖人不
過如此說今具載編中無俟余論惟是識仁所
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先生明言心懈則有防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

自明安待窮索而近世學者不論心之懈不懈
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為
玄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先生以自解者也嗚
呼論本體則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不恐叢棘
不恐入井當下便是何須防檢何須窮索論功
夫則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敢謂心不懈也
而不防檢義理無窮終身學之不盡敢謂理已
明也而不窮索不窮索則不能識不防檢則不
能存故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得此

理以誠敬存之則本體功夫一齊俱到此先生

能存故曰譜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譜得此
理以誠敬存之則本體功夫一齊俱到此先生
之學所以為大也若憚于用功而第曰不須防
檢不須窮索本體如是如是則益失先生意矣
心虞固體驗先生之學而有得者也不知以余
言為然否

關學編序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
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臯比勇
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
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
名爲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
諸儒猶力爲撐持頃吹篳和濟濟雖雖橫渠遺
風將絕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
我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臯蘭
翺起厥力尤躋璞玉渾金精光含歛令人有有
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
遺風小泉不繇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

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

遺風小泉不繇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

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
矩之死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祿而
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
者歛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
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
為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內而梓里惟工
部為速肖元善篤信文成毀譽得失屹不能寇
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
博士其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頌仰

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繇入門戶
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
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泚有日
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爲纂次題曰關
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略云嗟夫諸君
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
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
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
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

等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噉前哲庸曉口耳

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
將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曉口耳
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思菴野錄序

明興當成弘間太和醲郁化理翔洽海內真儒
於斯為盛若思菴薛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以
存心為宗旨以求靜力行為功夫自少至老斤
斤矩矱不少屑越故所著野錄皆從身心體驗
中流出凡天地鬼神之奧人倫物理之常靡不
研窮究極而尤惓惓歸重于此心如曰學者第

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又曰人心一
靜萬理咸集又曰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
則有物又曰心不可一時放下放下便與天地
間隔與天地不相似諸如此語皆切近精實不
詭于洙泗濂洛之旨讀書居業二錄而後未有
也夫心學之傳肇自虞廷而孔子一生學問只
在從心所欲不踰矩至孟子而發明心性更無
餘蘊此萬世學者之準也自孟子歿而異端熾
有佛氏者出而談心談性抗焉欲高出于吾儒

之上而心性二字為其所竊據由是為吾儒者

有佛氏者出而談心談性抗焉欲高出于吾儒
之上而心性二字為其所竊據由是為吾儒者
遂絕口不敢談曰恐蹈佛氏之宗也以心性讓
佛氏以事功節義文章歸吾儒心學晦蝕令人
遺本體而驚作用自誤誤人歷漢唐五代幾千
有餘年至宋儒出而心性之學始恢復吾儒之
舊良足為千古一快而猶謂佛氏明心見性夫
明心見性非吾儒不能而謂佛氏能乎哉彼所
明者不過人心所見者不過氣質之性其于吾
儒所云道心所云義理之性蓋茫乎未之有窺

也心學不講而曰我能學是後世枝葉之學豈
孔門根本之學哉先生孜孜學問而知歸重于
此心可謂知所本矣抑余于先生又有感焉周
廷芳先生由今日觀之固卓然有道儒者也由
當日觀之特一軍人耳而先生首執弟子禮師
事之懇而求教步趨惟謹卽此一念虚心所以
終身成就至此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卽高其
舉趾傲世凌物不復求益視先生爲何如昔楊
龜山旣登第始立雪程門朱晦翁同安任滿猶

徒步執贄延平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讀

龜山既登第始立雪程門朱晦翁同安任滿猶
徒步執贄延平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讀
先生語錄又當自先生虚心處求之可也吾關
中理學自橫渠後必推重高陵呂文簡公而文
簡公之學又得之先生關學淵源良有所自先
生著述甚富後屢罹地震多逸去先生六世孫
楹從余學近始得野錄三卷遺稿數首行實一
帙示余余稍為訂正而先生外玄孫張翼明兵
憲捐俸殺青翼明之高誼楹之孝思均有足多
者則先生德入之深益可知也余讀先生野錄

因書此以識嚮往若先生履若行語在文簡公志及余關學編傳今俱刻行實中不復贅云

寓燕課錄序

孟子道性善其說蓋本之孔子大學止至善此復性體也性本至善惟不知止則其學蕩而無歸其究也無善之說且得以乘隙而肆其辨嗚呼弊也久矣鏡源涂公力承正學慨然以斯道為己任而獨揭大學知止二字為宗令學者當下直見性體可謂開關啓鑰直窺聖學之原矣

一日以寓燕課錄寄余山中余一一讀之不逆

下直見性體可謂開關啓鑰直窺聖學之原矣
一日以寓燕課錄寄余山中余一一讀之不逆
蓋公之言曰說至善則事物之本末始終皆在
其中說知止卽脩身之主意工夫一齊俱到又
曰神莫神于止善實莫實于脩身止善脩身合
爲一語不是無生有不是有歸無允執厥中于
此焉在若能實見得入路庶幾不差嗚呼精矣
微矣至于以終日凜凜爲洒落以一悟便了爲
悞人以偏于枯寂薄于倫常爲釋氏之弊其峻
學者之坊嚴儒佛之辨尤爲懇至必如此而後

謂之脩身止善必如此而後謂之真能知止其
有功于聖學匪淺鮮矣或謂王文成言致良知
而公言知止何也不知文成之所謂良卽大學
之所謂善若言知不言善則必以虛見爲本體
言知不言止則必以浮泛爲功夫曰至善曰知
止則宗旨一定其學不至于蕩而無歸格致誠
正脩齊治平始有用力處亦始有得力處耳夫
是之謂歸根復命之學且旣知止于至善則釋
氏無善之說自無隙可乘將不攻而自破此公

單是知上二字所以大有功于後學也余交公

氏無善之說自無隙可乘將不攻而自破此公
單提知止二字所以大有功于後學也余交公
久見公中外建樹卓犖不羣其真能知止可知
頃公奉簡書開府榆陽榆陽士習雅稱朴茂
而公又以理學爲多士倡直指津梁興起斯文
儻榆陽多士勃然知有學問之風則公之有造
我三秦其功豈在禹下哉公所著書有隆砂證
學記儒學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合而觀之而
公知止之學益大望而無餘蘊矣

理學平譚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明言性為何物而孟子解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不可言而言情始可見性耳是性也在天為太極在人為心極不藉聞見不假思議感于惻隱則能惻隱感于羞惡則能羞惡感于辭讓是非則能辭讓是非於穆不已生生無窮此造化之橐籥而生人之命脉也堯之執中舜之精一孔之一貫皆此志此物耳學者迷瞽本原支離口耳者毋論卽號稱見解者又直

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當之如此是以突中烟

稽本原支離口耳者毋論卽號稱見解者又直
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當之如此是以突中烟
當竈中火以山下之泉當天一之水也非孟氏
意矣或曰如子之言得無離情言性自言而自
悖之耶曰不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謂復
見天地之心則可謂復卽天地之心則不可何
也由烟可以識火而烟不可以當火因流可以
滌源而流不可以當源復見天心情見性體此
孔孟之宗而堯舜精一執中之說也且學者果
能由此真見性體雖謂卽烟卽火卽流卽源亦

可也故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豈不妙哉嗚呼微矣余不佞雖久有志于此學
其于心性源頭尚覺茫然頃讀祥字李公理學
平譚而曠然若發蒙也公博採諸儒纂輯此書
洩太極河洛之秘闡執中一貫之旨千載性學
如日中天而猶退然自命其言曰平譚夫知平
之為竒則其為竒也大矣陽明先生不云乎不
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夫直造先天
未畫則竒矣而曰不離日用常行抑又何平也

以平譚命名意也觀此而知公之所尋精深闕

未畫則竒矣而曰不離日用常行抑又何平也
此平譚命名意也觀此而知公之所得精深闊
遠矣公不鄙不佞過訪山房屬余為序因書此
于簡端亦藉手請教之意云

呻吟語序

孔子論學一則曰何有于我二則曰何有于我
夫以孔子聖人而猶有未有乎哉蓋道體無窮
惟有而不自以為有此孔子所以為真有此孔
子所以為至聖也若曰姑以示謙云爾則堯舜
其猶病諸孔子豈代堯舜謙邪病諸病字正堯

舜脩己以敬處非孔子深知堯舜之心不能爲
是語中州新吾呂先生理學大儒也其所著論
學語自題曰呻吟語蓋亦堯舜猶病意耳而或
者以爲先生謙余以爲惟其病病是以不病此
正先生之所爲善學孔子也嘗慨世之學者無
所得者以無所得自阻旣隘其萬物皆備之量
有所得者又以有所得自滿適障其一物不容
之體學之難言也久矣如先生稟超世之資抱
經世之才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猶惓惓折節

于學問若無若虛不自滿段此其所尋尚可及

經世之才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猶惓惓折節于學問若無若虛不自滿假此其所得尚可以津浹窺玆今觀是語論道理曲盡人情論人情曲盡道理論本體不離工夫論工夫不離本體不惟同志者讀之欣然痛快卽素不信學者讀之亦未有不翻然悔悟勃然興起者矣是語也其關於世道人心不小余至多病辱先生不鄙鍼砭有年自別先生久而余病且滋甚頃郡守中宇張公捐捧刻先生語而屬余引其端余讀先生語不翅得秦越人之秘方也今而後沉痾

或亦庶幾有瘳矣

認字測序

槐村先生吾關中躬行君子也先生幼承庭訓
潛心問學為孝廉時閉戶寡交載籍極博而聲
律字學尤為學士大夫所山斗其于紛華勢利
澹如也後謁選皖郡司李再遷地官郎督儲雁
門咸以廉平著聞亡何移疾歸徜徉林泉自吟
詠筆研外它無嗜好余小子時得執經問難乃
先生進而教之故每侍先生胸中訛吝十釋八

九戊子己丑余叨附先生冢嗣淑遠驥尾一日

先生進而教之故每侍先生胸中誦各十釋八
九戊子己丑余叨附先生冢嗣淑遠驥尾一日
淑遠出先生認字測三卷示余余受而讀之喟
然嘆曰思深哉道益在此乎非它泛泛著述者
可埒由是朝夕體驗不忍釋手時同館兄弟見
而竒之而一時京邸諸搢紳咸借鈔不給余欲
刻之不果頃余奉命觀風齊魯與同志論學間
因及此編咸謂當刻之以廣其傳乃舉而籌之
運判景君景君曰唯唯遂代爲校讎付剞劂氏
先生著述甚富如槐村集字考啟蒙困言各若

千卷淑遠業刻于家塾而此編尤先生所最得意者其立言之意詳在先生自序中余不具論論所以刻之之意如此先生有莫逆友為今岳守三我李公公為孝廉時亦閉戶寡交月旦與先生並重所著有一中見物二編新吾呂公序而刻之余嘗謂先生此編當與李公二編並傳不朽益均于人心世道有裨益云嗚呼觀先生者觀此編其于先生生平問學思過半矣

丁未冬稿序

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其功大矣而宰我賢夫子

丁未冬稿序

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其功大矣而宰我賢夫子于堯舜何也蓋精一執中之說講學也第未揭其名則天下後世將視其言爲帝王以天下相授受之言非人人可得私言者則此言自堯舜發亦自堯舜止矣故夫子不得已揭講學二字而天下後世始知精一執中之學人人皆可講而舍此別無入聖之路使堯舜其心至今在者誰之力也夫子賢于堯舜其功正在于此而或者不察猥云學不必講誤矣且自孟子後此學

絕響者千有餘年夫此千餘年間豈乏英雄豪傑可以爲堯爲舜者而或止以事功名止以節義名止以文章名而心性真儒竟爾寥寥豈不惜哉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始恢復鄒魯之業汲汲皇皇以講學爲己任而堯舜之道始燦然復明于世于此益信夫子之功果賢于堯舜遠也侍御少原余公自少潛心理學頃觀風百二侯代馮翊間著書七篇余讀之津津有味乎其言竊謂聖賢之學心學也心之不養而徒事于

枝葉間抑末矣故首論養心人同此心而或不

言竊謂聖賢之學心學也心之不養而徒事于
枝葉間抑末矣故首論養心人同此心而或不
能養卒至違禽獸不遠者無志也故論定志夫
志定矣使不得孔顏樂處則苦難而中止者有
之故論尋樂而世之學者又多誤以逍遙放達
爲樂此老莊所以誤晉室之諸賢也故論老莊
老莊之弊流而爲申韓而王安石假六藝以售
申韓桑孔之計卒至禍國殃民而不可救藥則
學術之偏害之也故論安石夫學術之偏莫甚
于佛佛西夷人也以中國而從夷狄之教則春

秋嚴夷夏之防謂何故論華夷大防然學術始
于人心關於世道履霜堅冰毫釐千里此學之
不可不講也故以講學說終焉講則理明理明
則人心正邪說息而天下治不講則理晦理晦
則邪說熾人心壞而天下亂故曰學之不講是
吾憂也然則公七篇之作其亦有憂乎余蒙不
知學然亦從事有年三復斯語爽然自失矣邑
侯楊君愛是書剞劂以傳余惟關中同志近多
勃然興起而又得公此編倡率而鼓舞之則其

風當益盛其士習當益改觀私沾沾爲桑梓喜

勃然興起而又得公此編倡率而鼓舞之則其
風當益盛其士習當益改觀私沾沾爲桑梓喜
昔明道爲鄜簿與橫渠相講切而秦俗大變至
今尸祝余愧非橫渠而得公爲明道故不辭不
斐而爲弁諸首

秦關全書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理學醇儒也其學以盡性無
欲爲宗近裏著己其貧苦節世共高之始余晤
先生於正學書院相與論格物論未發及太極
西銘之旨驕然有當於心今廿年往矣哲人旣

逝吾將安從項先生冢嗣伯敬持先生著作若干種乞余訂正會余病不能細讀乃留伯敬數日命門人輩稍爲編次以歸之而以文簡公粹言及飛泉公語錄列於前見先生學問淵源所自其曰先師遺訓先君遺訓云者先生所自命也嗚呼世之降也學者各執所見自以爲是亡論庸庸者卽高明之士往往借言超悟弁髦父師之訓而不恤此蓋漸染於異端喝佛罵祖之說而不自知者卽此一念便得罪名教不小又

安在其爲超悟哉道荆榛而世江河病正坐此

說而不自知者即此一念便得罪名教不小又
安在其為超悟哉道荆榛而世江河病正坐此
如先生惓惓遺訓是遵死而後已今世豈數數
見邪昔宋二程語錄雜出於當時諸弟子散漫
不一後賴朱文公私淑表章以傳於世慈湖紀
先訓娓娓數千言至今光耀簡冊見楊氏世德
之盛先生此二編其繼晦翁慈湖而有得者哉
其他諸錄要皆躬行心得之言足以羽翼聖真
扶持名教非世之騁空譚而尠實用者可比編
成總題曰秦關先生全書因識數言於首簡若

先生生平事行之詳余別有傳茲不具論云

正學書院志序

古今書院皆有志往余讀書正學書院求其志而不得近始得於一同志所蓋先督學唐文襄公所纂今八十餘年往矣余私欲續之而不果頃晤今督學青巖段公言及此志公欣然謂余曰余自入關卽問書院有志否僉曰無今從何處得來是吾道之幸也若續爲纂述寔余今日事遂慨然任之不月餘而志成綱舉目張星列

碁布眎舊志更爲精確於都執正學書院當與

事遂慨然任之不月餘而志成綱舉目張星列
碁布眎舊志更爲精確於都欽正學書院當與
白鹿嶽麓嵩陽睢陽四大書院並重宇內矣公
一日造余山中屬余玄宴余惟學以正名別其
與異端異也夫吾儒言心異端亦言心吾儒言
性異端亦言性安所異而曰吾儒異端欽蓋性
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所謂性也然心有
人心有道心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動
心忍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皆指氣質言論
氣質豈止有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筭者故

曰恐曰不謂其詞嚴矣如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忍齧觶之牛不屑嘔蹴之食之類皆指義理言論義理豈止無三品蓋無古無今無聖無凡無有二者故曰善曰道一其詞何決也此千古論性者之準也乃異端則不然直以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者為性而不以在見曰明在聞曰聰在執捉曰恭在運奔曰重者為性是明以生死之生為性而不以生理之生為性是專以

氣質言而不以義理言矣雖性載於形義理即

生死之生爲性而不以生理之生爲性。是專以
氣質言而不以義理言矣。雖性載於形。義理卽
具于氣質。第專以義理之性爲主。則卽視卽明
卽聞卽聰。卽執捉卽恭卽運。奔卽重。從心所欲
自不踰矩。此吾儒之論性。所以大有功於世教
也。若專以氣質之性爲主。則任目之視而不論
其明。任耳之聞而不論其聰。任手足之執捉。運
奔而不論其恭。與重。則適己自便。何所不爲。此
異端之論性。所以大有禍于世教也。夫論學而
至於心性。亦精且微矣。而卒至于禍世。辨可不

嚴乎哉至于吾儒重綱常異端棄倫理吾儒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異端自私自利人人皆知其
非無庸緩頰矣嗚呼邪正不容並立正學明則
異端自息堯舜孔孟之道如日中天而人心世
道不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吾不信也公中州人
伊洛淵源當有獨契此志之重脩也百年闕典
若有待于今日者繼往開來公之意良厚諸士
之講學于斯者尚相與重躬行毋徇口耳崇正
道毋惑異說則異日者與程張諸先生並俎豆

於茲豈直宮墻生色斯世斯文寔嘉賴之則於

道母惑異說則異日者與程張諸先生並俎豆
於茲豈直宮墻生色斯世斯文寔嘉賴之則於
公作志之意斯無負矣敢盡言以書於籍之端

桃岡日錄序

自昔聖賢論學不翅詳矣莫精于孟子大人不
失其赤子之心一語此千古聖學宗旨堯舜復
起不能易也學者若信此不及心術少差卽聞
見愈多事體愈熟去道愈遠矣或謂大人經綸
萬變過化存神赤子之心能之乎而猥以不失
爲大也不知心一耳用之于正則爲經綸爲神

化爲不失赤子之心用之于不正則爲機械爲
變詐爲失赤子之心非塊然如槁木死灰一無
所用而後謂之不失也武陵蔣道林先生蚤從
陽明甘泉二先生游倡道三楚其所錄論學語
甚具而尤惓惓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曰
劈初頭不失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
湏是戒慎恐懼又曰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投之
地便會長出根苗來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
不要傷害他湏是十分愛護及長到參天蔽日

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

不要傷害他。須是十分愛護。及長到參天蔽日。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生意。嗚呼！先生之學可謂直透原本。真得孟氏之意矣。其它如論慎獨論默識論天地萬物一體種種名理。皆發昔賢所未發。其于所以不失功夫。尤爲深切。明盡學者循此用功。此心自可保其不失。又何患不爲大人耶？後世學術龐雜。議論偏詖。不知學者無論卽知學者。往往舍功夫而專談赤子之心。則失之玄虛。舍赤子之心而專談功夫。則失之支離。心學幾爲晦蝕。自先

生此錄出彼玄虛支離之說見現自消矣其羽翼吾道功豈小哉吾邑侯楊修齡公先生里人也尊甫中行先生私淑先生而有得校梓先生日錄以公同志此其意甚盛邑侯力承正學政聲藉甚一時而有子嗣昌弱冠舉孝廉温温若處子父子祖孫家庭相為師友讀茲刻知學問淵源遠矣

砭已名言序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解

之曰舜舍己回克己此其所以有為若是云夫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解之曰舜舍己回克己。此其所以有爲。若是云夫己一耳。舍者誰舍。克者誰克。皆由己也。故己不知舍己。不知克者。不謂之真己。己非真己。則己病。己病而不砭。則爲仁由己之謂何。此憲周張公有砭己名言之編也。編中分類有三。曰心。曰言。曰行。夫有心病。則有心砭。有言病。則有言砭。有行病。則有行砭。要之。言行之病。生于心。心之病。又生于己。砭己。則心病瘳。而言行之病。亦瘳。故薛文清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而編

中反覆論此意獨詳意可知也孔門論仁其言不一而足而克己之說何獨于回發之舜大聖人而孟子稱之何以止曰舍己此正天地萬物一體之意秦漢以來明此意者少故程明道不得已直洩其秘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蓋自此言出而舍己克己之旨益大鬯而無餘蘊矣然後世學者猶不免于分形骸生彼此即一體之中耳目手足且多隔闕而不通又何論天地萬物揆厥病根豈非己之一字為之乎砭己者砭己之己也砭己之己而後真己見真己見

地萬物揆厥病根豈非已之一字爲之乎砭已者砭已之已也砭已之已而後真已見真已見而又何心病言病行病之與有或謂如此則三砭不旣多乎意是不然蓋已一而已之病百故古人因病立方循方治病雖條分臚列未易更僕摠之皆爲已病而設使人人而太和元氣也雖盧扁杜口可也繇斯以觀公三砭之作豈得已哉余昨與公共事畿輔見公諸凡注曆卓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旣而讀此編乃知公學問淵源盖有所自若公者誠可謂得真已者矣余

至不肖自獲交于公而心與言行之病亦藉以少砭也故喜而直述其所欲言者以附于末簡

東遊稿序

始余讀孟子至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心甚壯之恨不獲旦夕一至其地而躋其巔又見世人多香火奔謁於二氏之宮雖數千里不憚遠至孔林孔廟近在曲阜而竟無有一人香火奔謁也者心甚恠之又恨不得旦夕一至其地而升其堂由是心馳宮牆神遊泰岱蓋三十年於茲

矣歲乙未行部至東雖於地方無所裨益然得

其堂由是心馳宮墻神遊泰岱蓋三十年於茲
矣歲乙未行部至東雖於地方無所裨益然得
藉以少酬夙願豈非生平一大幸哉自夏五至
歲杪得雜著若干篇雖亦有京途所作命曰東
遊稿蓋用以識不忘云至於進諸生講業齊魯
之都所著有訂士編東昌王太守業已序列茲
不具論嗚呼聖道在心不在迹學聖人者亦求
諸心焉足矣苟不能自得於心而徒曰宗廟百
官如此乎富且美也登東登泰如此乎小魯小
天下也則遊宮墻登泰岱者其人豈尠哉何希

聖者竟寥寥也陽明先生不云乎箇箇人心有仲尼知此則余以酬夙願爲大幸亦淺乎覩矣况區區文辭乎哉是余之以東遊名稿也蓋亦徇迹之見也

劉氏族約序

夫世道之日趨于薄也如江河之不可返此蓋有激之談非定論也孟子道性善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旣皆可以爲堯舜世豈不皆可以爲唐虞特患無砥中流而迴狂瀾者其人耳使得其人則返薄歸厚直且莫遇之矣郡丞劉孟

爲唐虞特患無砥中流而迴狂瀾者其人耳使
得其人則返薄歸厚直且莫遇之矣郡丞劉孟
直氏青門望族也孟直解組歸來惓惓以聯屬
族人爲第一義所著有族約酌古準今言簡意
盡行未兩朞闔族之人瞿然顧化嗚呼此詎可
以聲音咲貌得耶先是余與孟直講學寶慶寺
嘗以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兩言爲同志
丁寧而或者猶覺疑而不信今觀劉氏族入而
嚮之疑者信信者且堅矣彼謂世道之日趨于
薄如江河之不可返明知其非而諉之于無可

柰何自誤誤人可勝道哉悲夫學之不講一至于斯也孟直為此約蓋從學問中來非區區以文具相約束者吾願劉氏族入從茲尊信此學而講明之則由其約而悟其所以約此約可常行而不替庶不負孟直惓惓至意不然第以文具眎之則世之為族約者不少也而能遵約者幾人哉非孟直意矣

疑思錄序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閩者三年自

藥暴外惟以讀書遣懷無它營也間有二三同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閩者三年自
藥暴外惟以讀書遣懷無它營也間有二三同
志及伯兄月夜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辨
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
別蓋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
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鍼
砭韋弦聊以自勗歲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
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什一于千百云耳一
日爲友人蕭輝之携去越數日輝之詣余曰吾
子用心誠勤矣第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否恐

其中又未必無可疑者余當爲子編次之以就
正于海內同志之士余曰唯唯編成題曰疑思
錄蓋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嗚呼吾斯之未能
疑錄中業已言之矣同志不遺幸教我焉

辨學錄序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
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是譬之適
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
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

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靜語

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
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靜語
話偏長別後因錄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
雖下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真傳而吾儒
異端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于不惑耳夫以余
之闇汶曾何足與聞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
友講習者爲多于是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
而曩所稱弗明弗措原非有心弗措辨至此雖
欲措焉不能也于是題其篇曰辨學錄

馮氏家乘序

萬曆丙午余爲余族譜而先世之載多散逸不傳族長老又莫能悉嘗仰天太息曰嗟哉悲乎余小子將安所徵焉杞宋之事孔子傷之爲文獻不足故也夫當吾世而使先世之載散逸不傳繼述之謂何於是謀諸伯氏敬吾哀輯家塾所藏誥勅及志傳諸遺文得僅存者若干篇彙次成帙題曰馮氏家乘爰付殺青公諸族衆庶使後之子孫有所藉以考證云嗚呼嘗見士大夫家子孫蕩費者無論即號稱能守者往往經

營產業善逐什一之利至問及先世志文曰無

夫家子孫蕩費者無論即號稱能守者往往經營產業善逐什一之利至問及先世志文曰無有也問及先世試錄曰無有也如此又何論他藏書哉此其人與蕩費何異夫子孫而曰能守亦賢矣豈其智不及此意若曰是皆故緜無用者耳不知子孫之賢不肖正辨於此不專在產業盛衰間論也嗚呼先大夫歿爲時未遠也而今諸籍且多不可考矧後世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百爾後昆凡有所得尚續爲增補毋徒以故緜視之重余不肖之罪可也

馮氏族譜序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夫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
蓋自親親一念生也後世眎爲文具失作者意
矣吾族故無譜先君嘗有志而歿余欲成先志
而未敢自專廼謀之伯兄敬吾兄曰子其任之
嗚呼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耻言
其先爲之咨嗟太息者久之夫爲人父祖者孰
不願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闕此子孫貴顯矣及
耻言其先如此則爲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
孫哉則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僭托

耻言其先如此則爲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
孫哉則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僭托
遠胄誇耀失實此其心亦母乃耻言其先意歟
譜如畫工寫真要之取其肖而止令後世子孫
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
文不勉成先君之志夫叙事必有所由從作例
義第一合族辨世滌流于源譜之大者作世系
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傳則傳之用以
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豈有
異焉作外傳第四述往昭來用垂觀省之義又

安可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游秦小草序

顧生用晦中吳奇士也項侍其尊人如秦執贄從余學所著有游秦小草其詩文業已升堂而齊蔽矣且冲襟春藹道味襲人若不能為詩文也者余心益異之一日謂余曰士君子為學自有向上一着雕蟲小技壯夫為之乎欲焚其所為詩文而顯精于理學余喜曰子欲焚所為詩文則詩文不必焚也且所謂理學者非外庸行而別求聖解也如能詩文者不以詩文自滿不

文則詩文不必焚也且所謂理學者非外庸行而別求聖解也如能詩文者不以詩文自滿不以詩文驕人不以詩文騁離經叛道之語若無若虛成象成交天下理學莫大于是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迨天未雨徹彼桑土孔子不亟稱爲知道哉詩文何妨于理學而必于焚之也三百篇多發理之談故爲萬世詩人之祖漢魏以後人爭工于詞而不求精于理夫詞何可不工也而必于伸詞以詘理甚且倡爲詩不關理之說則誤矣詩文理學分而爲二彼蓋徒知以切

磋琢磨爲說理而不知鳶飛魚躍尤爲說理之
妙也吾方望自子超漢魏盛唐而直追三百篇
使分者合而爲一撤千載詩人之障也子又
何以焚爲哉用晦將歸請余一言爲玄晏昔楊
中立將別二程歸明道先生以目送之曰吾道
南矣後果大闡伊洛之學于東南一再傳得朱
元晦集諸子之大成爲宋儒冠冕而感興二十
首與風雅並傳樹詞林赤幟明道之言若待左
券不爽今東南諸儒稱盛一時又非昔日比而
子之歸也能倡明而鼓吹之則人將稱子爲今

券不爽今東南諸儒稱盛一時又非昔日比而
子之歸也能倡明而鼓吹之則人將稱子爲今
之中立而余亦竊比明道之知言也豈不休哉
用晦憮然曰命之矣因書此與子訂千古之盟

理言什一序

聖賢之學理學也六經四書淵淵理窟粹乎弗
可選矣宋濂洛關閩以及國朝河津諸儒語錄
雖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經梯航萬世鄒魯以
來此爲嫡傳蒲阪張知一先生讀之會心爰採
精語纂爲八篇仍以己意各論著于後而諸儒

之旨益大嘗而無餘卷凡內外二摠題曰理言
什一什一云者志謙也余從先生伯子去浮氏
得卒業焉而知先生之于理學深也夫世之學
者支離口耳者多炫聞見以爲竒而溺志異端
者又借虛無以爲高兩家遞勝而孔鐸絕響識
者憂之今觀原生證性之說而知非支離于口
耳又觀定趨歸是之說而知非溺志于虛無藉
諸儒理言發自家獨得此先生之心所以爲大
而先生之學所以不可及也余數年前亦有此
志曾以所標六目舉似去浮去浮然之今得此

而先生之學所以不可及也余數年前亦有此
志曾以所標六目舉似去浮去浮然之今得此
寔獲我心余亦可以無言矣近日士大夫亦多
有類輯古今名言以傳者自淑淑人意非不善
第多採老莊諸子及國策新語諸書與宋儒並
列甚或有割裂佛經道藏文字附于中者嗚呼
老莊異端非學之尤國策機械變詐之首世說
新語又放縱恣肆之嚆矢若不察而槩收之無
論玉石雜陳鄭雅迭奏竊恐讀者未必受宋儒
之益而先已受機變放肆之損世道人心安所

稅駕余爲此懼方欲刪訂之而未能今得此編
可以折衷羣言而歸之正矣匪直明理且也衛
道先生之功顧不偉哉聞先生尊人雲遊滇蜀
父幾音耗先生徒步踪訪嘗仰天大哭曰不得
吾父誓不歸矣三易寒暄跋涉數萬里竟遇于
蜀逆旅中扶掖而歸此其事甚竒蓋先生一念
精誠所格非偶而已也先生蚤慕黃老後悟理
氣合可之說一變至道河津而後如先生者指
豈多僂先生物河東曹真子氏志其墓稱先生

有邁人之學識真子深于理者也其言當不虛

豈多僂先生物河東曹真予氏志其墓稱先生
有邁人之學識真予深于理者也其言當不虛
去浮署諭華陰今春余與去浮及諸同志講學
太華書院瀕別索余弁言余惟去浮今之程朱
先生蓋大中韋齋其人也家學淵源余方羨慕
之又安能贊一辭聊書此以報去浮以附于知
人論世之義

呂涇野先生語錄序

夫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沒而失傳中興于宋
而禁于宋宋之不競奚惑焉洪惟我

二祖開基崇儒重道以講學為令甲舉宋儒所
講者一一見之行事說者謂 國朝為乾坤一
小開闢詎不信然泰運登闕真儒蔚起而正嘉
間我關中涇野呂先生允海內學者所宗為山
斗云先生語錄言言皆自躬行心得中流出最
透悟最精實真可與西銘正蒙並傳不朽者其
有功斯道不淺余自髫年先大夫命之讀即知
嗜好久而彌篤自此緝散墨渝不離于手第原
錄歲久板且漫漶因僭為訂正分若干卷而以

先生傳附于後燦然成一完錄矣舊名內篇今

錄歲久板且漫漶因僭為訂正分若干卷而以
先生傳附于後燦然成一完錄矣舊名內篇今
更題曰涇野先生語錄志實也余久欲公諸同
志而力未逮今秋按臺東郊畢公訪余山房因
言及先生語錄慨然鋟梓以廣其傳而屬余引
其端公為朱晦翁里人學有淵源而充揭不遠
復三字為宗公于先生可稱千載知己余不肖
愧不知學先是方伯靜峰汪公邑侯脩齡楊公
倡諸公為余建關中書院公甫下車即捐俸為
書院置公田一時同志愈益興起至如請增解

額請罷榷稅善政覩縷造福秦人士無量是秦
人士實受公講學之益矣彼謂學不必講者是
原無心于百姓者也又何恠哉 國朝理學甚
盛而從祀 孔廟者僅僅四先生議祀典者僉
以先生未獲從祀為缺典公今刻此錄表章先
哲風勵後學其意甚盛讀先生語錄者尚求之
躬行心得如錄中所稱甘貧改過云云庶遠不
負先生近不負我公殺青之意其翊我 國家
一代文明之運又寧有紀極哉願與同志共勉

一代文明之運又寧有紀極哉願與同志共勉

之母讓



馮少墟集卷十四

馮少墟集

卷十四

序

十一



馮少墟集卷十四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說

做人說上

一日與館中二三同志閱邸報中有做官做人
之說咸疑其言而余以爲做官做人不是兩事
揔之做人盡之矣或曰做官做人豈毫無所分
別邪余曰然吾儕立身天地間只有做人一事
試觀吾儕今日聚首講學容容與與無半點塵

囂宛然洙泗杏壇景象固是做人明目朝參課業或揖讓于禁近或吟咏于秘閣亦是做人異日散館之後或留而在內或出而在外職業所關鉅細不一無大無小無敢瘵曠亦是做人非曰如此爲做人如彼爲做官也嘗觀大學一書至平天下章凡理財用人爲君爲相道理具載無遺而摠謂之大人之學若做官做人分爲兩事是格致誠正屬做人平天下治國屬做官也有是理哉是大學一書乃古人做人之法則吾

儕所當時時潛心理會者也且吾儕自七八歲

有是理哉是大學一書乃古人做人之法則吾
儕所當時時潛心理會者也且吾儕自七八歲
入社學後叫成做童生進學後叫成做秀才科
第後叫成做舉人做進士入仕途叫成做官林
下叫成做鄉先生自少至老此身入于世套中
何時才去做人不知做秀才做箇好秀才做官
做箇好官就是做人其道理工夫說在大學可
無贅也嗟嗟耳目口鼻人也視聽言動人也此
非有餘彼非不足何待于做人必待于做而後
可言人也自少至老方汲汲做人之不暇而暇

言他哉余曰只有做人一事者以此不知而
不亦做人說下

館中與二三同志論學彼此拳拳以做人相印
證余曰做聖人易做文人難吾儕于難者尚殫
精竭力圖之于易于易者反玩日愒月委之于
難何也或有疑者欲余竟其說余曰難易之間
是在自悟非可以騰諸口說也無已試以舜孔
觀之古今論大聖必曰舜孔舜之德業詳載虞
書中若不可幾及而夫子乃曰舜好問而好察

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

書中若不可幾及而夫子乃曰舜好問而好察
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
以為舜乎玩其斯二字可見虞書所載多少德
業都不是舜之所以為舜處而惟此乃其所以
為舜然則好問好察難邪隱惡而揚善難邪孔
子天縱聖人不知有何樣高遠之為而其自道
第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夫發憤忘食難邪樂以忘憂難邪由
此觀之吾儕特不肯去把做詩文之心為做聖
賢之心耳若是肯去好問好察肯去隱惡揚善

肯去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則舜孔有何難為顏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也有為者亦若是陽明
先生曰箇箇人心有仲尼豈欺我哉吾儕只說
堯舜孔孟難為試觀一日十二時中曾去好問
好察否曾去隱惡揚善否曾去發憤忘食曾得
樂以忘憂否途患不行不患不至不用工夫而
曰堯舜孔孟難為真難之難也且吾儕自入館
來朝而誦夕而諷行思坐想何嘗一息不在詩
文上用功其詩文何嘗一息不在班馬李杜上

模擬真可謂殫精竭力矣試自反之其詩文視

文上用功其詩文何嘗一息不在班馬李杜上
模擬真可謂殫精竭力矣試自反之其詩文視
班馬李杜竟何如邪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
僉以爲然余又曰做人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
耳今言已多矣願相與共勗之

講學說

客有講學者因人言而志阻遂不復講余恠而
問之客曰子猶敢言學乎方言學而人言隨之
何益也余曰子向日之講學也果爲人乎抑爲
己乎如爲人也則人言誠所當恤如爲己也則

方孜孜爲己之不暇而暇計人言乎哉聞謗而
輟則必聞譽而作作輟由于毀譽是好名者之
所爲也講學之謂何且人之議之也議其能言
而行不逮耳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學之所禁也
者人安得不議之吾儕而果能躬行也卽人言
庸何傷容又曰學貴躬行固矣講之何爲余曰
講學正所以爲躬行地耳譬之造路然不講路
程而卽啟行未有不南越而北轅者也又譬之
醫家然不講藥性而卽施藥未有不妄投而殺
人者也又譬之兵家然不講兵法而卽應敵未

醫酉家然不講藥性而卽施藥未有不妄投而殺
人者也又譬之兵家然不講兵法而卽應敵未
有不喪師而辱國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講而
能行者何獨于吾儒而疑之客憮然曰有是哉
有是哉微子今日之講吾幾以冥行當躬行矣
豈不誤哉講學之益正在于此願與吾子共勗
之

夢說

問聖人立言最平易真切乃夫子有夢見周公
之嘆毋乃玄幻乎余曰不然晝之所爲安得如

夜之所夢更爲真切或曰子之言更玄幻甚矣
余曰不然天地之氣復于子人心之氣息于夜
此處發見呈露纔是本來真心最真最切莫過
于此試觀吾儕發憤爲學一日之間喜怒哀樂
恰似件件中節矣至于夢中或喜或怒反有不
中節處辟如性嗜酒者一向戒之矣至于夢中
或不免于飲或恍然悟其戒而飲之知節何也
此正真情發見也然須得戒之又戒以至于與
戒俱化斯夢中亦不飲矣觀人心之真者莫過

于此中庸論喜怒哀樂而先之戒慎恐懼夫戒

戒俱化斯夢中亦不飲矣觀人心之真者莫過
于此中庸論喜怒哀樂而先之戒慎恐懼夫戒
慎不覩恐懼不聞工夫亦可謂至精至密矣然
使胸中猶有戒慎恐懼在則夢中必不免有不
中節處故又曰致中和致之云者戒之又戒以
至于與戒俱化之謂也如此才能發皆中節雖
是已發之和猶然未發之中位天地育萬物即
此便是豈待外求哉且吾儕平日好做詩夜間
必夢題詩甚且有一二佳聯出來真是晝間做
不到可見人之精神原可以通天地原可以貫

古今欲見堯舜便見堯舜欲見周孔便見周孔
奚必羨墻哉吾儕今日試驗喜怒哀樂何如夢
中喜怒哀樂又何如則此心存亡工夫生熟自
是一毫不爽故曰晝之所為安得如夜之所夢
更為真切也以此昔韓子原道謂周公以是傳
之孔子夫周孔相去不啻百有餘歲夫孰傳之
而孰受之邪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故屢接于夢
寐間後儒日誦法孔子而卒不能使孔子入夢可
勝嘆哉可勝嘆哉

勝嘆哉可勝嘆哉

天道說

董子有言天人相與之際可畏也嘗以秦論始皇自知天下雖爲已有而法令太酷人心含怨終夜皇皇計無所出于是不得已爲焚書坑儒之舉若曰聖賢載籍能發人聰明英雄豪傑能議人是非從古國家推亂不能長久皆始于此焚書坑儒自以爲天下無復有書無復有儒黔首可愚而我可無恙矣此與鑄金人十二于咸陽意同然能焚書而不能焚黃石之書能坑儒

而不能坑子房之儒圯上之遇老人從何處來
十日之索子房從何處去當斯時也秦之鹿已
出柙矣黔首果可愚而一世二世果得宴然無
恙也邪夫以始皇之雄而無如天意何何世人
恃其聰明才辨敢于與造物者爭衡也豈未覩
秦事也乎哉吁亦愚矣

名實說

學者之病莫大乎務名金名曰金金也玉名曰
玉玉也鉛而金之石而玉之名孰與我雖然即

名焉亦名曰鉛而金之耳石而玉之耳其名彌

玉玉也鉛而金之石而玉之名孰與我雖然即
名焉亦名曰鉛而金之耳石而玉之耳其名彌
大其病彌章名而至此名愈乎哉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卽其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蓋辨
之矣

勤儉說

越中有二士夫其一人講學其一人不信學二
公家俱裕俱以勤儉二字訓其子其子少年初
亦奢惰後俱折節爲勤儉廩廩遵父命惟謹其
講學公之子汲汲皇皇讀書求友有勤無惰自

奉甚儉即敝衣糲食宴如也而周族黨賑貧乏
略不少吝其家日裕而聲望亦日起卒爲名儒
其不信學者之子亦汲汲皇皇待籌治生有勤
無惰自奉甚儉即敝衣糲食亦宴如也而至親
族黨一毫無所施予人多以是怨之由是衆叛
親離訟獄煩興家事亦漸銷落而營利愈甚卒
爲鄉里所不與夫此二子者其勤同其儉同其
廩廩遵父命同而家道之隆替若此其異何哉
蓋以學問爲勤儉則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吉人

爲善佳日不足其勤也爲真勤非歛食而致孝

蓋以學問爲勤儉則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吉人
爲善惟日不足其勤也爲真勤非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
乎溝洫其儉也爲真儉故人品家道成則俱成
以世俗爲勤儉則其勤也爲奔忙爲營求其儉
也爲貪鄙爲嗇吝故人品家道敗則俱敗耳然
則家道之敗也其病豈獨在惰與奢哉夫子孫
而能勤儉亦足稱矣而止因學之不講遂至以
此敗其家而不悞嗚呼昔人有言毋以嗜欲殺
身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爲

人父祖者柰何以講學爲非而至以勤儉殺子孫也哉悲夫余聞其事而有感因爲之說以貽同好

孝弟說別孫生繩祖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又止爲士之次何也蓋堯舜之孝弟是造道之極滿孝弟之量者也鄉黨宗族之稱孝弟如王祥王覽輩是天資之美盡孝弟之一節者也盡孝弟之一節即可爲士可見人皆可以爲堯

舜只是人安于天資之美未加學問之功安于

孝弟之一節即可以爲士可見人皆可以爲堯
舜只是人安于天資之美未加學問之功安于
一節之善未滿分量之全所以爲士之次所以
堯舜不可爲耳豈堯舜之道有出于孝弟之外
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士是原泉混混之水也
堯舜之孝弟則放乎四海矣堯舜雖放乎四海
其實不過滿其原泉之量又未嘗于原泉混混
有所增加故曰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無所增
加之謂也華下孫生繩祖幼而失怙垂髫學舉

子業弱冠王母歿生宜承重哀毀逾禮既襄事
廬于墓側者三年一時以孝聞戊申春余偕同
志講學太華山中而生偕其師劉生若魯友李
生華實王生國賓徒步九十餘里從余遊瀕別
余勗之曰若不聞田畫之告鄒志完乎願君無
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此也生聞其言
再拜而謝明年己酉三月生復徒步二百餘里
從余講學太乙峰下余留居月餘見其氣宇端
疑意向勤懇視昔益有加焉此其所造將來蓋

未可量者余深喜吾道之得人也因其歸書孝

疑意向勤懇視昔益有加焉此其所造將來蓋
未可量者余深喜吾道之得人也因其歸書孝
弟說以遺之

顧用晦字說

姑蘇顧生唱離初字離明或以爲文之太著也
更之曰元晦此其意甚善而余以爲先儒之字
襲之不可復更之曰用晦生再拜稽首而謝詰
朝生介許生大倫句余爲說以志紳佩余惟晦
之爲義子思子言之詳矣尚網闇然晦之始也
內省敬信晦之功也篤恭而天下平晦之成也

箴

座右二箴有序

三載靜攝庶幾寡過日來塵溷頓覺茅塞每
一點檢不自知其汗之浹背也嗚呼靜中靜
易動中靜難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由今
觀之益信因述座右二箴用代嚴師訓戒乙
未穀日識

呼汝從吾慎汝存心一念少差百盤俱侵毋愧
汝影毋愧汝衾勉旃勉旃上帝汝臨

呼汝從吾慎汝制行一步少錯終身大病母任
汝情毋任汝性勉旃勉旃庶幾希聖

未幾曰

...

...

...

...

...

...

贊

贊

秦闕王先生像贊有序

藍田王秦闕先生捐館舍二十年矣前歲丁未督學祁公博採公議祀先生於學宮今歲己酉邑侯梁公學博錢君楊君復從闔邑士民之請為先生建專祠以祀之一時人心翕然稱為盛舉仲冬二日安主於祠從吾偕同年周淑遠叅知及門人任生國珣梁生爾楨瞻拜祠下樂觀其盛覩先生之像儼若面先

生而復與之上下其議論也因贊數語用旌
山斗贊曰

清臞之貌篤實之學四呂而後公稱先覺昔聆
公訓今拜公祠闢邪崇正百世可師

未嘗見公於世公之於世也
蓋曰夫本國之主也
本國之主也

解

解

命解

日者以支干八字槩人生生平人皆信之余以為
人生平毀譽得失死生榮辱非支干八字所能
槩也倘有人焉慨然思猛然省即於此毀譽得
失死生榮辱八字勘得破能於此中討得主張
則一切世味白不得以籠絡之便是鵬搏萬里
鳳翔千仞格局便是為聖為賢的命若是昏昏
昧昧營營逐逐於此八字勘不破於此中討不

得主張則自暴自棄枉了一生便是春蠶作繭
秋蛾赴燈格局便是為狂為愚的命嘗觀此八
字誤了古今多少英雄豪傑真是可恨可憐命
乎命乎豈日者所能測識哉孔子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而孟子亦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於戲深矣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

閻試

昔荀卿以儒自命而立言指事壹稟于仲尼可謂備矣然仲尼之徒惟思孟獨得其宗而卿之非十二子也以思孟為聞見雜博猥與墨翟惠施輩同類而共譏之是何敢于高論異說而不讓邪胡其詩也卿之言曰它魏不可合文通治陳史不可合衆明分墨宋不可容辨異縣君臣慎田不可經國定分惠鄧不可為治綱紀似也

而猶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若有不盡非者何
至以僻違無類幽隱無說閉約無解乃歸之思
孟而以唱和為有罪哉孔氏既沒異端禁如戰
國以來從衡捍闔之習盛而吾道不絕如綫矣
仲尼之道燦然復明于世者唱和之力也而可
曰罪也邪卿固尊信仲尼者正宜以思孟為津
筏而後可以窺洙泗之源委案飾其辭而祇敬
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繇斯以觀卿顧不當祇
敬先君子哉果爾則卿亦世俗之溝猶督儒嗻

確莫知其非者矣豈不自言而自諄之邪尊仲

敬先君子哉果爾則卿亦世俗之溝猶瞽儒嗻
雀莫知其非者矣豈不自言而自諄之邪尊仲
尼而非仲尼之徒亦太惑矣或謂卿妄以道自
任明知思孟之學故爲排之以自繼仲尼之統
不知有此一念之勝心而已不可與入道矣何
足爲思孟損益哉且卿之尊信仲尼也甚篤而
子弓雖賢與仲尼並稱已失低昂之實又何論
思孟卿受學于子弓意推尊子弓以彰已學所
從來故不得不舉仲尼並稱是卿之尊信仲尼
亦桓文之尊周室不過陽浮慕之已耳不然子

弓固不在仲尼下而思孟豈遂在子弓下哉是
仲尼而非思孟余誠不知其何說矣大抵卿懲
叔季不學之弊而歸咎于性惡見霸功之筭計
見效也而曰法後王故聞思孟之稱性善而談
法古不翅如衲鑿然此其詆思孟之根不可抹
藥者也獨不思相近之訓安所稱惡而堯舜湯
文豈不倦倦于垂訓無乃仲尼非乎它魏慎墨
之流仲尼之徒羞稱之至如史鮑之直固其所
深嘉樂與者亦不可槩例于諸子老莊輩詆聖

侮法不遺餘力乃置之不論甚矣卿之好奇也

深嘉樂與者亦不可槩例于諸子老莊輩詆聖

侮法不遺餘力乃置之不論甚矣卿之好奇也
然則卿之非十二子也其誠敢爲高論異說而
不顧者哉或又謂後世儒者借喙思孟行實詩
之才無可用世而竊儒名以蓋其愆卿誠有激
乎其言之者不知果有激而言也非其竊儒名
者可矣併真儒而非之可乎哉昔人稱卿才高
而不見道諒矣嗚呼卿一非思孟而李斯遂焚
書坑儒以促秦二世之亡非學而遂以亡人之
國也學可非乎哉禍秦者斯而禍斯者卿也此

古今治亂得失之林也

聖之時論 館課

夫時之義大矣哉惟純天之聖人而後可以當之然所謂時者何消息盈虛莫窺機緘通復禪代莫測端倪乃造化自然之妙而不容一毫人力參焉者也使人力可以一毫參則是道為有方之物而聖人可以為時矣聖人豈能為時哉不惟聖人即造化亦不得而強之如春之不得不夏夏之不得不秋而秋之不得不冬也時則

使然造化烏得而強之造化不能強乎時而人

不夏夏之不得不秋而秋之不得不冬也時則

使然造化烏得而強之造化不能強乎時而人
恒恃其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于其間曰如此
則清如此則和如此則任始強此以律彼繼強
彼以合此是執夏之筭而曰曷不爲裘之溫也
執冬之裘而曰曷不爲筭之便也豈不盭于時
哉節槩雖高勛業雖偉殆與純天之聖人異矣
夫惟純天之聖人為能舍心于寂合氣于漠聰
明在聲臭之先而智慮在覩聞之外夫是以自
作主宰造化爲後時清而清不爲絕俗時和而

和不爲徇人時任而任不爲干時靜也如陰之
翕而靜與天俱動也如陽之闢而動與天游易
不云乎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嗚呼深哉是
道也乃吾夫子之道而非夷惠伊尹之道也伯
夷道在于清則與和二柳下惠道在于和則與
清二伊尹道在于任則與清與和又二夫二則
偶偶則可以容吾之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之
故取其清者去其和取其和者去其任即其所
造可以廉頑而立懦可以寬鄙而敦薄可以致

且口而畢矣而終不足以語造化自然之妙可也

造可以廉頑而立懦可以寬鄙而敦薄可以致

君而澤民而終不足以語造化自然之妙何也
蓋于時也乃吾夫子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
已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
而已矣故其自言曰吾道一以貫之一則無偶
無偶則無所安排無所揀擇時乎夏則箠而非
有心于箠也時乎冬則裘而非有心于裘也聖
人以為時固如是吾亦如是以應之耳矣造化
不能強乎時而吾欲以聰明智慮強之能乎哉
此孔子所以為聖人之時也時乎時乎豈易言

哉後人不明于時之說而專以隨時變易解之
至爲與時浮湛者藉口嗚呼獨不思夏之必暑
而冬之必寒乎故曰信如四時又語其一定而
不移也伊川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隨時變
易而不從道則小人而無忌憚反不若夷之清
惠之和尹之任矣是故君子毋輕言時



古法書局藏書





